

## 语文教学中的“朗读”与“分析”

——读钱理群教授《语文教育新论》所想到的

朱翠霞

近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先生的《语文教育新论》。这本论著里，钱先生着重讲了五个与语文相关的论题。关于朗读和分析。书中孙钱两位老师有一段有趣的对话，可以引起我们对阅读教学中“朗读”和“分析”二者关系的思考。摘录如下：

孙：……《再别康桥》怎么讲？狗咬乌龟——无从下口。后来他们在网上讨论，结果是什么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去朗诵，来体悟它的诗情。我就说了，学生朗诵，你干什么了？你是老师啊。你老师干什么的。他们说，你老讲分析，怎么分析？……（我说，）分析这个东西比较精致，难度比较大，但是不是学不会的。……讲不清楚，你要想办法把它讲清楚。……

钱：我对孙先生的这个建议啊，我很赞同，但我提一点不完全不一样的意见。就是说，孙先生一开始说啊，对有许多老师说讲《再别康桥》，需要朗读，他说朗读的话语文老师干什么的？这个我不太同意。我觉得朗读很重要。

孙：那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大好，朗读起来没什么效果。

钱：我觉得语文教育当中啊，朗读是非常重要的的一环。我今天下午会向大家介绍，我在南师附中上语文课，就曾经做这样一个实验，完全朗读，根本不做任何分析。（笑）因为朗读本身啊，你老师有所处理，朗读本身就已经包含你的理解在里边了。而且我觉得因为语言文字有一些非常玄妙的、微妙的东西在里面，它是不能分析的，它是要通过朗读来使学生感受到那个东西的。

孙：这一点我表示怀疑。……从理论上严肃地说，应该承认你的说法有道理，有许多东西是很难分析的。直觉比之概念要丰富得多，抽象的概念和语言是不穷尽直觉的。……但是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我们又不能满足于直觉。科学的任务，不能停留在禅宗的直觉上，而是尽可能地把直觉转化为理念。有一句可能是大家都能同意的，就是感觉到了的，不一定能理解，而理解了，却能更好地感觉。

理论是不完全的，但是，我们还是要做理论家。不但为了更好地说明世界，而且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的。……

钱：不是普通话和权威的问题，而是实践的问题。因为我的朗读学生非常地——效果证明——欢迎，所以我很自信——学生非常感动。我觉得朗读就包含着一种理解了。这个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方法，这个传统方法用在语文教育里面是可以借鉴的。

孙：我们兼容。

这一段对话，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对朗读、分析的看法。

谈“分析”。“诗也是可以分析的。只有分析，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；散文如此，诗也如此。”“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地欣赏，一分析诗就没有了。其实诗是最错综的、最多义的，非得细密的分析功夫，不能捉住它的意旨。若是囫圇吞枣的读去，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，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。”朱自清不断地提醒着学生们：“其实欣赏就在正确、透彻的了解里”。“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，那是分析得不够细密，或者是知识不够，材料不足；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”。朱自清认为，文章和文学的解读，用的都是分析，只不过它们的“分析点”以及欲从分析获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一是“意义”，一是语义。而意义，“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，章句和全篇的组织，以及作者着意与用力的地方，找那创新的与变古的，独特的东西，去体会，去领会”。

谈“朗读”。朱自清认为“吟诵与了解极有关系，是欣赏必经的步骤。吟诵时对于写在纸上死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，变成活的语气”。但把握文本“全部的内容”，在不能漏掉点什么的同时，也不许凭空添加点什么，而音乐化、表演性的朗诵，“可以将意义埋起来，或使意义滑过去”，朱自清认为在语文教学、在文学鉴赏教学“可以不用”。